

TUI LI DA SHI
JIANG GU SHI

[英] 柯南道尔◎等著
杨青 李良婷◎编译



推理大师讲故事

世界上最跌宕起伏的N个推理故事
推理大师带给你的扑朔迷离，将引爆你的思维



推理大师讲故事

[英] 柯南道尔◎等著
杨青 李良婷◎编译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推理大师讲故事：世界上最跌宕起伏的N个推理故事 / (英) 柯南道尔等著；
杨青，李良婷编译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9.10

ISBN 978-7-5104-0630-0

I. 推… II. ①柯…②杨…③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4570号

推理大师讲故事：世界上最跌宕起伏的N个推理故事

作 者：柯南道尔著 杨 青 李良婷编译

责任编辑：杨艳丽 曹 博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：+86 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10×1000 1/16

字数：230千字 印张：15.75

版次：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0630-0

定价：29.8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

勒 索	(英) 弗·福塞斯	1
凶 器	(日) 江戸川乱步	13
探长与女郎	(比) 乔治·西默农	21
红发会	(英) 阿瑟·柯南道尔	36
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	(美) 爱德华·D·霍克	50
打错的电话	(日) 折原一	67
你就是杀人凶手	(美) 爱伦·坡	82
手杖上的刻痕	(英) 马西阿斯·麦克杜奈尔·鲍特金	89
蜡 泪	(比) 乔治·西默农	97
驿 站	(日) 松本清张	106
寻宝游戏	(美) 艾勒里·奎恩	118
雨伞疑踪	(日) 菊村到一	132
善良的诈骗犯	(日) 西村京太郎	144
三点钟	(美) 康奈尔·伍尔里奇	158
盗 尸	(国籍不详) 弗雷克·西蒙内利	170
戴面纱的房客	(英) 阿瑟·柯南道尔	185
假 痣	(英) 贝莱斯弗	196
夺命桥	(日) 西村京太郎	208
李生兄弟作案记	(美) 吉尔福特	223
烟头之证	(日) 大谷洋太郎	236

勒索

(英) 弗·福塞斯

那天早晨，在厄登桥到伦敦的列车上，如果塞萨尔·奈特金看管好自己的眼镜盒，没让它掉进坐垫缝里的话，接下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但是眼镜盒偏偏掉到了那里面，他还伸手去取，一切都像安排好了一样地发生了。

伸到坐垫缝里的手不仅摸到了眼镜盒，还摸到了一本杂志，这应该是在奈特金之前坐这座位的人放进去的。没拿出来之前，他觉得好像是一份列车时刻表，就顺势抽了出来。其实，奈特金根本不用看时刻表，每天早晨，他都会在同样的时间坐上这列车，从厄登桥小镇出发到查琳·クロス站，然后晚上坐同一趟车从坎农街站回到肯特郡，他已经这样25年了，所以对奈特金来说，时刻表是多余的东西，他之所以拿出那样东西，完全是因为好奇。

奈特金一看到那本杂志的封面，脸就一下红了。他急忙把那本杂志塞到座位下，四处张望，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他刚才在看那本杂志。他的对面是四份报纸，两张《金融时报》，一张《泰晤士报》和一张《卫报》，随着列车的前进，报纸也有节奏地抖动。奈特金的左边是老福加迪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玩填字游戏；右边就是窗户，外边是美丽的风景。看到没人注意自己，奈特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什么杂志让奈特金脸刷的红了呢？那本杂志叫《新天地》，杂志本身很小，封面却非常火辣。一个高大白皙的女人位于中央，胸部丰满突出，看了不免让人有火辣辣的感觉。杂志的宣传语也非常另类：成双配对——专为风流人士准备的精品杂志。奈特金以前从没看过这种杂志，但在去纽克罗斯站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想这一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当列车到站，车门打开的时候，旅客们一股脑地拥了下去，唯独奈特金还在那里磨磨蹭蹭地收拾自己的公文包、折叠伞和黑色帽子。他最后一个走出车厢，走的时候，将那本杂志塞进皮包里。对于自己的这一行为，奈特金也感到吃惊。

从下火车坐地铁到大厦站下，穿过大三一巷，沿着坎农街走到他任职的保险公司办公大楼，这段路在平时没什么，今天却不同了，这全是因为他的包里多了一本那样的杂志。奈特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：有一个人被车撞了，他马上被送到医院，人们在他的兜里寻找他的家庭住址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不少色情照片，当时的尴尬与无奈可想而知。这个回忆老是缠着奈特金。遇到这样的事是解释不清楚的，除了丢人还是丢人。所以，那天早上，奈特金在火车站到公司的这段路上格外小心。

这种心态和行为反映出奈特金对这类事情还不太习惯。有人曾经认为人是会按照别人给自己取的外号做事的。奈特金10岁的时候就被人取了个“松鼠”的外号，这的确注定了他的命运。

战争结束时，奈特金获得了下士军衔，那年，他还是个23岁的年轻人。退役后，他就一直在伦敦金融城工作。他在那里幸运地进入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工作，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，得到这样一份差使，标志着奈特金已经跨进了英国的金融中心，他为此也骄傲不已。奈特金非常喜欢金融城，他的这种热爱源于40年代末。那时候，原本贫穷的人们凭借自己奋斗不息的精神，在这里挖出了自己的金山银山，他们开银行、做保险、搞投资，弹丸之地影响着亿万人的生计。虽然这些人也是世界财富的掠夺者，但当时的奈特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对皇家是无比忠诚的。

时光飞逝，25年过去了，当时鼎盛的商业情景已不见了踪影，奈特金也只能混迹于普通的职员之中，每天带着圆顶帽，拿着公文包，在金融城上8小时班，然后回到近郊的居民区里。在人潮中，他就像他的外号“松鼠”一样友善，对他人没有伤害。这可能跟他的年龄有关，他刚过60岁，和蔼可亲，老戴着一副眼镜，这样做是为了便于阅读和观察事物。其实他很少看书，更不要说随身携带一本不入流的杂志，但是那天，他却带了。他悄悄地溜到厕所里，坐在马桶上，把《新天地》里的

广告——看了个一遍。

看了广告他有些诧异，有些广告附有照片，大多数都像家庭主妇，只穿着内衣，摆着别扭的姿势；另外一些没有照片，但有文字介绍。凡是上广告的女人，都是想跟有钱有地位的男人结识。他通读一遍之后，就把这本杂志塞进他皮包的最底层，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。那天晚上，他又把那本杂志藏到了自家壁炉旁的地毯下，要是让他的太太蕾缇丝发现了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

蕾缇丝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床上，她说自己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力衰竭，但伯尔斯德医生却认为她只是有严重的疑心病。蕾缇丝是个脆弱又面黄肌瘦的女人，鼻子尖尖的，嗓门生来就令人生厌。多年以来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已不能在感官上给丈夫任何快感。但是作为丈夫的奈特金，却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只要不让妻子感到委屈，他做什么都行。幸亏她因为背痛，从来不做家务，所以，她就没有机会知道地毯下的秘密了。

在广告中，奈特金注意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比一般女人个子高些，体态丰满匀称。奈特金为了这个女人苦思冥想了好几天。第三天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给这广告上的女人写信。信是用公司的便条写的，简明扼要，开头是“亲爱的女士”，接着就是说他看到了她广告的内容，希望与她见上一面。他写好信，将一个写明自己地址、贴足邮票的信封装进一个普通信封里，封好后，把所回复的广告号码用铅笔写在信封背面，再把这个装了信的普通信封连同转寄费一起装进第三只信封里，寄到这本杂志在伦敦的办事处。奈特金把所有的都办好了，只是在署名的时候用了亨利·琼斯的假名，而阿卡西亚街27号转交，用的则是真地址。

此后六天，只要有自家的邮件，他就下楼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信。第六天的时候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寄给亨利·琼斯的信，他赶忙将信塞进口袋里，跑回楼上，收拾妻子的餐具。那天早晨，在去城里的火车上，奈特金又溜进了厕所，颤颤巍巍地打开信封，里面装的是自己写的那封信，信纸背面是一个人手写的回信：“亲爱的亨利，谢谢你给我回信，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我想我没准会很快乐。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？我

叫丽萨。”电话号码是伦敦西区的贝丝瓦特的。

除了这些，信封里没有别的东西。奈特金急忙把电话号码记在纸上，塞进裤子后兜里，把信扔进马桶用水冲掉。他返回座位时，心还是怦怦乱跳。他看了看四周，没人发现，奈特金的情绪这才稍微安定一些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吃，而是到附近的电话亭拨打了这个号码，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随即响起：“喂，谁啊？”

奈特金稍微有些紧张，他清了清嗓子说：“呃……喂，是丽萨小姐吗？”

“是，你是哪位？”

“啊，那个，我是亨利·琼斯。今天刚看到你的回信，我就是那个看了广告给你写信的人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亨利。你好啊，方便过来看我吗？”

奈特金好一阵激动，他连忙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我能过去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，“亨利，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帮我做一些事，给我一点惊喜，比如帮我解决一下房租，只要20镑，可以吗？”

怎么会不可以呢？奈特金甚至有些求之不得，他忙说道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那女人说，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？”

“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，我在城里工作，晚上还要回家的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明天怎么样？十二点半可以吗？我把地址告诉你。”

第二天的十二点半，当奈特金抵达位于贝丝瓦特街的一所地下室公寓时，他觉得自己紧张得就要窒息了。奈特金努力镇定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门里就传出一阵高跟鞋吧嗒吧嗒的声音，接着一个声音响起：“进来。”奈特金就进了门。他正好面对那个女人，女人看着他，把门关上。“你是亨利吧？”他点了点头。“好，到屋里来吧，这样我们才能好好地聊天啊。”她说。

他跟着那个女人走进了左边第一个屋子，他的心仍然在怦怦乱跳。面前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老，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画着浓妆，有点像妓女。走进屋里，屋里摆设简陋，好像只有几件随身带的物件。那

女人对他挑逗地微笑着。

“亲爱的，你带了惊喜给我吗？”

奈特金点点头，掏出20镑递给那女人。女人接过来，很随意地塞进身边的手提包。

“坐吧，亨利，随意点，不要紧张。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奈特金装作十分镇定的样子，他觉得有些尴尬：“怎么说好呢？”女人又笑了起来：“没什么不好说的，你就说你想干什么就行了。你知道，很多男人都喜欢干这种事，到我卧室来吧。”

那女人说什么，奈特金做什么。他跟她走进了卧室。进入卧室后，女人就把门锁上了，女人薄薄的外衣随即滑落，接下来的一切，是奈特金以前从没体验过的。

3天后，米黄色的普通信封和其他邮件寄回到阿卡西亚街27号，奈特金看见后，就带到了早餐桌上。一共是3封信，一封是蕾缇丝姐姐写给蕾缇丝的，一封是苗圃寄来的盆景植物账单，那盖有伦敦邮戳、寄给奈特金的米黄色信封，他还以为是一份商业方面的信息，所以就毫不迟疑地拆开来看。他一看到里面的内容，就大惊失色。

里面是6张照片，滑出的第一张照片上，有前几天见面的那个女人的脸，接下来的几张中，至少有两张可以看到自己的脸。奈特金既惊恐又生气地翻看信封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，只有照片。这几张照片已经说明了一切，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奈特金翻看了一下地毯，那本杂志还在。奈特金就不做二不休，把那些照片全都烧了。他本想请一天病假待在家里，哪儿也不去，但他怕引起蕾缇丝怀疑，本来没什么事，没病装病请假就更容易让蕾缇丝乱猜，于是他打消了请假的念头，装作什么事也没有，把太太的信送到楼上，为她收拾碗筷，然后去上班。

奈特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，一直在发呆。他在不停地回想早晨发生的那一幕。那些照片让他心烦意乱，直到过了纽克罗斯站，他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，一个上午的时间都泡汤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奈特金又试着拨打那个电话，但拨了好多遍都无法拨通。

他乘出租车直奔贝丝瓦特街的地下室公寓，但是门已经上锁，旁边

还贴着“出租”的告示。他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但都没有用，包括去警察局报警。那本杂志的回函地址都是假的或者是空住所。所谓的贝丝瓦特街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那种按星期出租的房屋，是一个用假名的人租了一星期。而那个电话号码很可能是私人的，如果打电话过去，那人肯定会说，他上个月出差了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甚至有可能说他也正准备报警呢。

奈特金就这样回到了家，回去之后觉得蕾缇丝有些不对，她比往常有更多的牢骚和抱怨。她跟丈夫说，他走后，有三个电话指名找他，搞得她不得安宁。

刚过8点钟，第四个电话就来了。奈特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跑到电话机前紧张地拿起电话。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声音极其模糊。

“是奈特金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塞萨尔·奈特金先生吗？”

“是，你是谁？”

“叫你亨利·琼斯也可以吧？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奈特金有些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惊恐。

“不用管我是谁，我只问你，上午的小礼物收到了吧？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再问你一遍，照片收到了吗？”

“收到了。”

“好好地看过了吗？”

奈特金已经出了一身冷汗：“看过了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奈特金先生，面对你那些私密的照片，我真不知道能为你保存多久。你觉得我是把它们寄给你的老板好呢，还是你的太太，或者你的客户？”

“请千万别这样。”

“好了，不跟你废话了。不要找警察，找了也没用，他们找不到我。放聪明点，就可以拿回所有的照片，包括底片。你明天什么时候上班？”

“8点20分。”

“那我明早8点给你打电话。舒舒服服地再过上一夜吧！”

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奈特金还傻傻地拿着话筒，等待对方回话。

奈特金怎么能过上一个舒服的夜晚呢？这是极其恐怖的一夜。

他看着房间里另一张双人床上蕾缇丝那张气呼呼的脸。他想象着第二天当他上班的时候，另一封邮件恰好寄到，蕾缇丝拆阅之后知道了一切；他又想到自己的老板本森先生在办公室收到同样的一些照片，或者是一些客户看到这样的照片。不能再想了，不管怎样，唯一确定的事是，如果蕾缇丝看到这些照片，她会疯的，所以一定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

直到天亮之前，奈特金一直在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，他大概说了上百遍，精神都要崩溃了。早晨8点整，电话果然来了。

“想得怎么样了？”电话里问。

“想好了。”奈特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是想拿回那些底片吧？”

“对，我想要回那些照片。”

“奈特金先生，我做这件事也废了不少时间和精力，你得做一些补偿吧。”

“我不是很有钱，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1000镑。”电话那边一点也不含糊。

听到这个价码，奈特金吓了一跳：“我哪有这么多钱啊，能不能再少点？”

电话那边冷笑几声：“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，你不是有房子和汽车吗，可以抵押贷款啊。记住，一定要弄到钱，而且要快。晚上8点之前我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而奈特金依然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似乎还没回过神来。他确实有些心烦意乱。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走上楼去，在蕾缇丝脸上轻轻一吻，就去上班了。但是，这一天他并没有坐那列8点31分到查琳·克罗斯的火车，而是一个人走到公园里，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来，默默发呆。他是在想事情，虽然思考不是他常做的事，但现在，他

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了。

他在想怎样才能弄到那些钱。他可以向银行借，但是用什么理由呢？说还赌债？不行，他平时从来不沾赌，而且不抽烟、不喝酒，没什么不良嗜好，这个理由靠不住。为了女人呢？这个也不行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不会养情妇的。怎么样才能借到钱呢？他越想头越疼，越想越没了主意。他可以去报警，警察就会通过假姓名和租出去的公寓追踪那帮人。但是那样的话，他就有可能要出庭作证，法庭就会公布一些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，那样对他更不利。想到最后，奈特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9点半的时候，他从长椅上起身，走到公园的一个电话亭旁，给主任打了个电话，他说自己不舒服，请半天的假，下午去上班。打完电话后，他就向银行走去。一路上，他仍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。他想如果自己还是个单身汉，年龄不像现在这样大，他就会让那些人知道自己的厉害。但现在，他年纪大了，已比不了从前了。况且还有蕾缇丝，如果这事让蕾缇丝知道，她真的会崩溃的。所以，奈特金下定决心，为了不让蕾缇丝受到伤害，他会想尽办法阻止不好的事发生的。

到了银行门口，他的神经已经支持不住了。奈特金想，不然就用自己被敲诈了这样的理由借钱吧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的理由未免荒唐，而且那些人会不会在收到这笔钱后仍然将照片寄出，这也无法确定。况且他在这一带是有名的老实巴交的人，说自己被敲诈了，消息会很快传开，对自己极为不利。想来想去，他还是决定去伦敦解决这件事。这样，他就乘着去伦敦的列车向那里赶去。

进了城，他先到一家商店买了一个带钥匙的钢质钱盒，在另一家商店为太太的生日蛋糕买了一磅糖霜，然后又去另一个地方买了一些培植花草的肥料、捕鼠器、两节电池等日常用品。他下午两点才到办公室，对主任说自己感觉好多了，然后就继续工作。

那天晚上8点钟，电话再次响起。他一听，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奈特金先生，钱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对，准备好了。”奈特金说。说完这句，他又急忙接下去说：“能不能现在就把那些底片寄给我，让以前的一切一笔勾销？”

“你疯了吧？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别跟我要花招，不然就把那些照片寄给你的老板和太太！”

“好吧，我听你的，你说吧。”

“明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你坐车到阿尔波特桥路，走进旁边的脱西公园，沿河岸相反的方向一直走，走到一半的时候向左拐，穿过一条马路，你会看到两张长凳。这个时候那里不会有人。把你带去的東西用牛皮纸包好放在第一张长凳底下，放完后你就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出公园，不要回头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好的，明白了。”

“我要提醒你，不要耍小聪明。从你进入公园起就会有人监视你，放包时也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你的长相，你却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。所以一定不要自作聪明，只要我们发现一丁点不对劲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你也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吧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奈特金的回答显得有气无力，听上去有些沮丧。

几分钟后，奈特金借口有事出去了一会儿，他在自家车库里想事。他不得不仔细地想一些事情：他依然没搞到那笔钱，但明天，他必须把那笔钱送出去。

第二天，奈特金依然照那人说的去办了。当他刚刚走进公园的时候，一个离他几英尺远，头戴面罩和墨镜的人向他说道：“朋友，麻烦一下可以吗？”奈特金应声停住脚步，那人向他走近了一些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奈特金先生，我来拿包。”他刚想有所反应，手里的东西就被抢走了，紧接着就是摩托车发动的声音，那人和包眨眼间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。奈特金好像还没回过神来，他显得很沮丧，摇着头走向办公室。

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，刑事侦察处的斯雷警官来到了奈特金家里。

“是奈特金先生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塞萨尔·奈特金吗？”

“对，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刑事侦察处的斯雷，想跟你谈一下，可以吗？”斯雷边说边出示证件。

“可以，里面谈吧。”

“奈特金先生，有一点先要说明白，这次的谈话可能涉及一些私人信息，甚至有些尴尬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

“尴尬？没什么可尴尬的，无非就是一些警察朋友索要球票的事吧？这个好办，我们网球俱乐部是经常送票的。”

“这次不是因为球票的事情，我今天来是为调查一些事情。”

“噢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问的事情可能涉及您的隐私，您可能有些不方便。我想知道，您太太现在在家吗？”

“她呀，她躺在床上呢，因为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很少下床。”

楼上的蕾缇丝好像听到了什么，她喊道：“是来人了吗，奈特金？”

奈特金赶忙说：“没什么，是警察局的一位朋友，为了球票的事。你休息吧，不关你的事。”楼上就再没说话。斯雷警官对奈特金的回答也非常满意，跟着他走进了里屋。刚刚坐下，斯雷就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几天前，我在伦敦警察厅的同事搜查伦敦西区的一套公寓时，发现了一套信封。那些信封大概有30个，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，每张上的名字都不相同，并附有家庭地址，有的还有工作单位。除了这些，信封里还有一些相片的底片，那上面都是一些不雅的内容。”

听到这些，奈特金的脸刷一下子白了下来，心跳开始加快。斯雷警官则继续他的讲述：

“那些照片里，有好几个不同男人的面孔出现，但女人都是同一个。这个女人牵涉到伦敦警方正在侦查的一桩案子，我们已经找了她很久了，现在终于有些眉目。今天我来主要是想通知你，在那些照片里，也有你跟那女人的面孔，并附有你的真实名字和地址。我来就是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此时的奈特金羞愧难当：“那些照片肯定是有人偷拍的，我跟那女人也只有一次而已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。”斯雷警官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奈特金先生，我今天来不是调查你的私生活的，我们怀疑那个女人是通过虚假广告，将一些男人勾引到公寓，然后偷偷地拍照，用来敲

诈勒索。”

“敲诈勒索？那就更恐怖了。”奈特金说。

“对，就是这样。奈特金先生，你仔细辨认一下，照片上这个女人你认识吗？”斯雷拿出一张照片给奈特金看。奈特金一看就想起了公寓里那个女人，她就是丽萨。

“是的，我认识她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奈特金先生，你能不能把认识这个女人的经过告诉我，我现在不做笔录，肯定会为你说的话保密。”这对奈特金来说是件异常艰难的事情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面对警方的要求，他只得将认识那个女人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

听完奈特金的描述，斯雷说：“奈特金先生，你从那个公寓回来后，有没有接到什么异常的电话，比如以某些照片的名义敲诈你？”奈特金摇摇头：“没有接到任何电话，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给我打吧。”

“没来得及？”斯雷笑笑，“没得来得及就好，现在没有找你，就是永远不会再找了，毕竟照片已经被警方掌握。”

“那这些照片怎么处理？”奈特金一直在担心照片的事。

“我会先向伦敦警察厅汇报，你跟本案无关，之后就会将你的那些照片焚毁。”

“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我虽然没被敲诈，总有一些人遭到敲诈了吧？”

“这是肯定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对照片上的男性进行逐个调查，调查结束后，就会知道哪些人遭到敲诈，哪些没有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斯雷警官起身向门口走去。

“但是你们怎么能够知道谁被敲诈过，谁没有呢？可能有些人因为害怕不敢向警方说出实情啊。”

“有银行结账单啊。大多数男人生活节俭，平时大的开销不多，要筹集大笔资金，就必须去银行，这样就会留下一些痕迹。”

“我真佩服那些到警局举报敲诈者的人，他们真是太勇敢了。如果我也遭到敲诈，我会拿出同样的勇气去举报他们的。顺便问一下，这件事不需要我作为证人出现吧，你知道，即使是匿名的，也很可能被发

现，那样的话我会很难堪的。”

“放心，奈特金先生，你不必那样做，照片里的那些人都不必那么做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让我有些不明白。”奈特金说。

“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也不是在调查什么勒索事件，而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谋杀？”奈特金吃惊得很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两个敲诈的人被杀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找那个杀他们的人。按道理讲，这是他们自食其果，罪有应得。他们应该敲诈过很多人，这些被敲诈者中的某一个就有可能是杀人凶手。但这个案子不好破，我是说杀手不好找。除了一些照片，他没留下任何线索。”

“那敲诈者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被一个包裹炸死的。杀人者在他们住的地方放了个包裹。那包裹里有一只钱盒子，盒盖上是一把钥匙，只要钥匙一动，装在盒子里的捕鼠器就会猛然震动，引爆炸药，周围的人就会被瞬间炸成碎片。”

奈特金听着警官的讲述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：“真是难以想象。”斯雷笑笑说：“好了，奈特金先生，谢谢你今天的配合，你的那些照片我们会尽快处理，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奈特金到一家相框店里拿他两星期前送过去的照片。他让店员给自己的这张照片换一个相框。拿到手后，奈特金相当满意，当天晚上就把它挂在了家里。

这张照片是很久之前拍的，照片上有两个穿着皇家陆军工程兵爆破清除队军装的男青年，他们坐在一枚大型德国炸弹壳上，面前放着的是制作炸弹必不可少的零件。两个男青年中，一个胖胖的，肩上佩戴少校肩章，一个瘦瘦的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照片底下还有一行字：“对爆破专家迈克·赫洛伦少校和塞萨尔·奈特金下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斯迪·诺顿村全体村民。1943年6月。”

奈特金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他好像陷入了沉思，想了一会儿又微笑起来。自他退伍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，他曾经是赫赫有名的爆破专家。

凶 器

(日) 江戸川乱步

(一)

“来人啊，救命啊！”一声刺耳的尖叫从屋里传出，接着就是玻璃被撞碎的声音。男主人随即冲入妻子的房间，妻子已躺在地上，身边是一摊血迹。她的伤口在右臂附近，男主人进去的时候仍血流不止，只是没有伤到动脉，不至于无法挽救。男主人先给医生打电话，让他来为妻子美弥子紧急治疗，随后又向警方报警。我和木下在接到任务后马上奔赴现场，进行案件侦查。

美弥子是被从背后用刀砍伤的，那人从窗子跳入屋里，砍完人就逃走了，跑掉的时候还将整扇窗户撞碎。窗外是一小块空地，周围是水泥围墙，围墙之外就是马路了。由于是晚上，我们就打着手电筒在围墙周围搜寻，但除了几个极其模糊的脚印，再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。

受伤女人的丈夫叫佐藤寅雄，三十五六岁，生意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暴发户。他发家的原因很简单，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，和美国士兵混得很熟，就从中赚了不少钱。他现在早已不做生意，整天逍遥自在，暗地里却在做金融业务，聚集更多的钱财。他的妻子美弥子曾经在酒吧做过一段时间的舞女，26岁，新泻人，长得非常漂亮。与佐藤结婚前，她和一个叫关根五郎的男人有过一段情事，那人是个做法国菜的厨师。后来因为金钱的关系，美弥子才投入佐藤的怀抱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男人也较为可疑。这个人叫青木，是个痞子。与美弥子有过男女关系，美弥子结婚后仍缠着不放，有几次甚至闯到佐藤家中出言不逊，很是令人烦恼。由于屡次遭到美弥子的拒绝，他最近还寄来一封恐吓信，美弥子也猜测：“他最可能是伤我的那个人。”